

客

座

贊

語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陵祭

山祭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文廟主祭

鄉試考官之始

太學

非三品得謚

南部入內閣

應天主試用編檢

南部三孤

尚書一品三品

他部銜掌南吏部

吏部尚書改南部

生員任宗伯

南部兼北銜

南尚書兼列卿

北銜理南務

大學士理南部

守備二則

協同守備

參贊機務非南兵銜

大臣高壽

大臣遺腹生子

勛戚久任二則

蜂蟻

化俗未易

新知錄

補謚

鄉賢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傅大士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疏

碧峯和尚

名僧

孝陵碑石

太師牕

龜桃

屏息

介甫絕句

陳智者住金陵勅

徐陵與智者書

毛尚書與智者書

陳後主沈后施物

金甲人

先祖夢中三人

秦檜女墓

猿妖

翟氏

語怪錄

陳公善謠錄

怪石

評花

目靜齒動

客座贊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遜園居士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祀忌辰

閏五月一初十日無

閏用五月一開用八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

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

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勛臣

行禮 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

四月

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
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皇帝御名謹
遣某官致祭於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懿文陵
人稱東陵孝陵大祭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
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
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爲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
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爲悼熙麗妃李氏墳供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荆王遣祭如之祝文
稱 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
墳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
天之雲尤爲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
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鋪排扛抬品物或
入 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

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輕重失倫誠爲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雎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洪武中 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
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
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敬言 上命魏國公徐輝
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
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
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
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

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
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
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
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謚
恭靖則尤爲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爲新都楊公廷和以
戶部尚書一爲梁公儲一爲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
尚書當時以爲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勅

出爲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卽爲首揆尤爲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

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
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
然爾時若官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
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
尚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
喬宇秦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
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尤少

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紈戶部尚書王鈍禮部尚書陳廸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璫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爲正三或爲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達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爲戶書吏部傳言公宜宗卽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

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爲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弇州卿武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先是_以以兵書

提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衛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衛其宅如嘉靖中李默王材
翟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
以北衛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義英以常卿掌
南監考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
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
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

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爲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獨瑛一人耳時蹇夏三楊輩自筦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驟進入閣典制誥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容座贊語

卷三

八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爲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爲戶部尚書黃福張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卽陞尚書仍
參贊按張成靈山人李文達賢爲碑銘言公以景泰
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爲戶書天順元
年調南戶部吉成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
以右副都御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
未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勅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
務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
贊亦未久卽遷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
曰紫芝兒倪文僖公謙慕志銘

助威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成祖
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
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
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

門北諸公主第皆圯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傳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其孫朝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時衡水楊公宜爲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囁呼圍之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軍四行掠掠。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應。又不中輒于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母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爐致衆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母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爲南大宗伯申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之事行。僅游冶之子以爲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蠻之地。羣情久甘酣營萬口易至滯羨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相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
下古今持撫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
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
澤旣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
矣一曰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
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
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殺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
證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
闕事余深恨焉因問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
於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入告覺巢由之爲
固矣何尚賓遵矣不諱之音於批鱗捋鬚之日其義
勇至視死如怡覺逢干之爲易矣童尚書軒學攬天
人之與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顧尚書璘文並徐劉
之駕其撫民弼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鄒魯
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朝寧之珪璋人倫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曷能諉旃金陵瑣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爲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祝之者亡媿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爲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詰如姚太守隆之潔
慎王給事徵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
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星之廉靜在當時並
許爭璫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
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均遺誠厥子
太僕自吾恥入鄉賢慎母潤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
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

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傳大士

大士傳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峙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以經目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琯屢遷展
覬以來炎涼甫隔伏食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
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
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窺
翫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悟觀諸法
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
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
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

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鐫山現像疏嚴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繁紅桂嶺春芳雲牕晝耿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詰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顯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城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減謹疏聞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苾芻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之顧言官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勑撰智者
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不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
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
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
師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
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卽更衣入禪
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寢食爲廢偶
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
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寤爾曰汝
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寘筐於地拱手
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撲其胸使速
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
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
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
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和尚

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
非爾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
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
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
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
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
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
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
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召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
申大明皇帝卽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
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普
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圓悟閣施摩陀伽斛法食竣
事籠餐僧行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寂歿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
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
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

然而。蓮後三日奉籠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葉深有之禪。郁蜀高原。明显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俊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真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叉。皈依淨土。慈悲接物。

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金響韻使余結半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鍾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敝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石長十四丈
闊三丈二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
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
幕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

趺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脊乃於龜下遂得趺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案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牕

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櫛謂之太師牕此卽今之柳葉櫛子也俗又名爲

不了格

龜桃

今以麪作桃乳形名之曰龜桃俗訛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麪龜有麪桃乃知龜自龜桃自桃俗一槩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鹽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抿鬚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廟以黃羅兜祀以紅紵絹爲之

答座贅語

卷三

九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卜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絕句。關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撲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筍與追我莫辭遙。曰。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未參差。含風鴨綠粼粼碧。弄日鶯黃衆翠垂。曰。竹裡

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閉眠盡日無人到。自
有春風爲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縹。晴日蒸紅出小
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皋。曰木末北山
雲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巒崎流水濺濺度雨陂晴
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寄公無國寄鍾
山垣屋青松掩藹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
潺湲曰菴雲作頂嶺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
齋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龍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
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隴上脩
條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
塘灘澗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
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
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
風落桃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宜城賣酒家曰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柳
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
半山園曰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廻首
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簾欲流
日催紅影上簷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
愁曰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葉半掩
無人語暮角尋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
遙對北山岑草頭蛱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
江北秋晴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

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日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
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日茅屋
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
似春風柳絮時。日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
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日冥冥江雨
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
遶北山雲。日雨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
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勅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勅云京師三藏雖
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
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
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于光宅寺講仁王經勅今欲
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
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勅光
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勅繕量隨由就功
一二羅宣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競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閼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
係仰何言敬重璫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
尸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迂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
如此功德筭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
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旣善根微
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
塗三願卽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
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幕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管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詢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

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
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欵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第
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
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
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
大同學輒復遠諮其二曰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
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開轉
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
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訶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曰今仰資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官五兵尚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凡官法會。

智者更學法華經。許嵩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搜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瓦官閣。法華經頌。皇帝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陵後身。爲法華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願真不虛矣。

陳後主後苑物

瓦官智者寺。自在建。靈曜寺。後主造。主書羅闈宣

口勅送金像一軀光趺釋論一部闕寶樓牋案一面
手鬢塵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
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綢布各十疋綿十斤
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
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
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薰苦提眷
屬謹和南送扶月供薰陸沉檀各十斤黃屑一斗細
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

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主扶
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疋乳酥一
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黃肩開元十道志
驪州貢黃肩沈香

香之
請也

隋煬帝爲晉王覲戒師衣物百聖種納袈裟一綠黃
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綠黃
絲布襍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襍袒一領黃
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禪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綻靴
蚊帳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綵靴

一量錢五十貫。夢泥雲龍綾被一綠龍須席一領。
蠟燭十挺。夢泥羅頭帽一領。須彌氈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
被襠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
牙管一管。塵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
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
一枚。銅重盤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
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
潔罐一口。南榴夾膝挑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

一日蒲移丈木案一具并臂犀莊凡刀一口鐵劍
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
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林心筆格一枚銅燭
擎一具偷石莊竹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自
圓扇一柄爪篆龍篆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
斗小篆大篆字縠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
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
絹五十疋錦香爐檀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

鴉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須彌氈五
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氈
二領貓牛酥三瓶薰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
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
鐘一口鴉納袈裟一領鴉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
旛七口黃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旛
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麩一
盒石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并交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幢七張織成經袋二
口熏陸香一百勦酥合和香一勦陳隋二主飯依
智者恣行五慾自斷善根所賜噉施本無足紀第
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據間有所
遺因附載之爲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又智
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
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
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
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着如來衣深荷
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止德中疏諫 南巡廷杖死 世廟初贈

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
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
人謂之曰亟改扦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
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旣開墳則棺木已

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扞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踰三年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輝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秦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
甕皮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
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
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
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
其祖莹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爲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諳道錄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鑽攝怪久之壇內噴噴有聲吏復以法呪米每用一粒投壇中其怪卽畏苦號咷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入于萬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面弄之耳吏以符封壇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勅治鬼神所治市偷王家之婦草爲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鎧驅芻靈入其中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卽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接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療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効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塗以俟久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塗中悲悽

不可聞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
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蘊我蘊則永無生路矣德孚
不聽竟於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
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曉亦花村事正同

譜怪錄

晉書南堂先生著譜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龍金
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定西侯記室不得志
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其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
也請賦一章卽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殷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哭存青眼玉壘蠻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曰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廁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曰劉司空麟初爲刑部郎出理刑於澶淵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團壓于被遂不能醒強振起去若飄飄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

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
去一曰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
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
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
數日救視猶生城中人以爲神強出之將以布裹其
頭塗面爲無奉公聞而怪之舉其衆召婦至臺訊之
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
苦爲我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
援歸京未精家往寓中臥室以席布地夜忽覺有物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了了。强力簸賴之。其物墮床下。走簾上。窣窣有聲。急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謹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鞋着高底。輿用高杠。人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清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清髮亦起復矣。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諺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轡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唉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頃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潔同舍因爲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旣官于學宮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黃搗之主事爲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旣官於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歎曰真活潑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爲太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撝之曰王願左右而言他。
時王考功韋願驗封璿爲劉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
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
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瑩如玉或深淺紅
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

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塵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襍亦復分曉。又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鸚鵡眼，或如挑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爲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綉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角花梅花似鯽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
王文甫評花言茶蘚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
似絹花罂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三終

客座贅語

卷三

三五